



## 扁豆花开 (上)

老宅鸡窝南侧有一枝红梅,冬末春初,满树繁花,夏日则叶绿荫浓。为扩大母鸡活动范围,用网条于鸡窝之南侧围地一角,梅树正处其中。母鸡喜于树下扒土觅食,渐成一坑。以碎砖土填实,月余如故。反复数回,遂不再。逢大雨,坑中积水尺许,数日不干,滂滂日久,梅树遂告香消玉殒。

今夏,酷热异于常,出来散步之母鸡遂无浓郁可避,躲入窝中不出。秋初某日,一扁豆藤之嫩须悄然爬上梅树枯枝,闪目扬眉间,绿叶紫花仿佛锦被般裹住整株枯梅。秋阳炽烈之时,母鸡们复得怡然静卧之所。物之盛衰兴废如此,宁不令人浩叹?周日回老宅,观母鸡悠然觅食于扁豆花下,心生欢喜,遂以“扁豆花开”四字为本辑文字之名。

### 成材

青年欲成材,良师诤友缺一不可。良师若能,诤友若奖。世人喜以耳代眼,以眼代心,遇良师诤友易而识之者难,识之而欲得之者稀,得之而知敬之珍之惜之者尤几。

### 痛快沉着

“痛快沉着”四字最堪玩味。痛快之“痛”,深入人心肺也,非芒刺指尖。痛而后“快”者,强抑久郁后之昂然而笑而啸也,非卖春之浪笑尖叫。痛剧创深,千般煎熬,低回婉转,百感交集。“痛快”后之“沉着”,乃跳出个体之后之冷静、无畏、镇定与从容,仿佛狱中之苏格拉底。

### 自家子孙

昔年作一楷书册,马士达先生以为有东坡家风味,时吾未曾习东坡。秦能先生见我一行书,以为有青藤笔意,当时吾亦未曾习青藤。黄庭坚曾见东坡临写鲁公十余纸,如自家子孙,虽老少不类,皆有祖父气骨。吾未习东坡、青藤,而自带此类气味,莫非亦“苏徐”之子孙也。

### 阅读

为获取谈资而读书,越读越杂,浮光掠影,依稀约绰;为养性而读书,越读越少,越读越精,案头惟数卷而已。

### 原因

为何当今艺术创作难见高峰?若仅就创作者自身而言,主因有二:对艺术之特质认知不深,精致利己主义泛滥。前者导致目光短浅,格局趋小,极有可能以好心办错事。后者必然无悲悯之情怀,无崇高之追求,脱离生活,如墙头之草。思想偏狭,情感卑微,纵使知识再多,表现技巧再高,又有何用?

### 深入生活

“人”,是进入其中,感觉其里,非泛泛于表面上之走马观花。“深”,是对“人”之程度之强调,且有分析研究之意。“深入生活”,既要融入且成为生活中之一个,又要保持客观独立,坚持冷静之观察与思考。

### 猜度

为何某些“提名”类文化活动少见一流艺术家之身影?且让吾以小人之心度之:提名者鉴赏、认识水平有限;提名者出于偏狭之私心,武大郎开店——比他高的都不要;我之地盘,旁人休得染指;拉帮结派,党同伐异。有高手被提名然不愿参与,深究其因,恐亦与上述因素有关。

### 对待批评

有人喜欢倾听批评,如喜于阳光下翻晒衣服;有人畏惧批评,如尿床之孩子企图用自己之体温将被褥捂干。自私与虚荣并非某些人害怕批评之主因,色厉内荏、狭隘、愚蠢才是。

### 铜镜

“朋友圈”里之评论就像一枚年代久远之铜镜,锈迹斑斑、物象模糊,然多多少少仍能映出批评者与被批评者之真实面容。对熟人不问青红皂白一律褒奖有加者,于生人之前亦必多伪装,易生欺人之念。

即使不便“实说”,至少还可以“不说”。

### 像反复使用之水

忽视基础研究与创新,只在应用方面全心投入,此种模式发展起来之科技,就像一只脖子上拴了绳子之羊,闯进菜园饱餐,然随时有被“请”

### □杨 韵

出去之危险。世上本无捷径,亦无“弯道超车”,艺术创作尤其如此。如今文艺创作亦多偏重“应用”,投偏嗜政绩者之好,漠视原创以及思想与情感,虽然在某个时期能获得掌声,然终究像被反复使用之水,无法饮用,只可灌园。

### 追求

屡闻人言:亦曾被激发过、点燃过,对美好事物向往之火焰至今未熄。吾相信其言之真,然观其行,似已偏离追求美好之轨道,如表皮光洁内肉已烂之水果。求美之举,其意义和价值不在作品,在于人。目的亦在于人。

### 怀揣真诚

期望回报之慈善乃伪善,把作品当作晋身博誉筹码之创作必然有谄媚之成分,明知世人难以唤醒偏要投身其中,是宗教情怀。人之一生,白驹过隙,倘有所为,当怀揣真诚,辅以宗教之信念与行为。纵有过失,亦得宽容。

### “无我”与“有我”

既欲“无我”,又欲“有我”,看似矛盾,实各有所指,且足可调和。

创作时“无我”:无挂碍,无种种执,无种种念。心底欲望放空,空间有天如许大,有无限大之自由。

作品中之“有我”,即有“我魂”之存在:我之思,我之情,总之曰一个“真我”而已。真我乃作品魂之所寄。

“行到水穷处,坐看云起时”。此乃“无我”之心态,属生活之态度,是禅,非创作时之“无我”。

行到水穷处,无路可走,便坐下,正逢有云霞从山谷间冉冉升起,便看云。如此“心无所事”者为何?自然状态之“我”,持“无我”心态之我。昔阮籍驾车出游,见路不通,遂痛哭而返。今“我”与阮籍有别,“我”非“阮”,此正可证明“有我”之存在,然此处之“有我”,非艺术创作之“有我”。

“无我”之心态、观念可变,然“我”则始终是一真实之存在。坚守真实之我,表现真实之我,作品中必然“有我”。

## 属马的堂兄

### □老 九

我的堂兄叫汉水,属马,如果还健在的话,今年应该是78周岁。

汉水本名刘良先,估计是根据他的生肖,希望他能一马当先吧。但他还是喜欢他的小名,小名大气,与长江支流中最大的一条支流同名。我记得他在画作上签名时,落款都是刘汉水。

汉水哥要年长我21岁,我有记忆时,他已经是村里农民,正准备结婚。嫂子是刚刚从城里下放的,很洋气,于是同龄人都说汉水哥花功不错,人家家庭成分比他硬的,长相比他帅的,都追不上,却被他追到了手。他听了盯着对方看,仰头想想,再慢慢反问:追?哪个追?是人家自己追上来的好不好?周围人都笑,只能对他的牛劲干瞪眼。后来的事实也证明,还真不是嫂子铁心要跟汉水哥。我记得娶亲的当天,嫂子的娘家人还上门来闹,对着闹洞房的众人骂汉水哥,骂他是个“地主儿”,骗了人家的闺女跟他受苦。但嫂子当众亮出结婚证,说她甘愿受苦,这是人民政府批准的婚姻,谁也干涉不了。娘家人无奈何,只好骂骂咧咧地走人。

汉水哥娶亲,是一件很让他长脸的事情。

他原在县城最好的中学第一中学就读,由于家庭成分不好,被逼提前回乡务农。据说他是躲着哭过一天的。他读书时功课很好,不但数理化排名年级靠前,而且琴棋书画都通。他有一句话,让村里人背地叹服,那是人家问他,怎么能够会那么多,他慢慢地说,琴棋书画嘛,彼此兄弟姐妹,脉络原本相通。至于在下的通嘛……他唱了两句据称是变调的马派唱腔——我本是卧龙岗闲散的人,老子嘛无师那个自通啊。当时村里要在村口一面山墙上画毛主席像,找不到人接活,队长问他敢不敢,他说,这么简单的事情,有什么不敢的?果然,他拎起颜料桶,两天之内,让大幅的毛主席像上了墙。整个大队,唯有我们刘胜二村的村头有这样大幅的彩像,给全村人都长了脸。

村民的感情是朴素的,真有本事的人,他们还是认可的,管他是汉水哥有艺术才华,当时大队挑选写大幅标语的写手,或者组宣传队要拉琴的琴手,非他莫属。当时也有省城来插队的知青,满以为这些人应该是有本事的,但看了汉水哥的手头活,都满面仰慕,不敢动手了。我觉得汉水哥给村里最大的贡献,还是农药的喷施,他是村里负责杀虫的农技员,为了不辱使命,他会用他给人画像挣得的一点钱,去买来各种相关书籍钻研。半夜三更深入田间,观察虫情,搞得两腿泥水,如同军事家指挥战役,这些都是他自己多出来的活,没有工分的。他杀虫总是在最佳时机出击,使得我们村是周围村中用农药最少,虫灾却最轻。这其实也是一种减轻污染吧。

属马的汉水哥,本身就是一匹好马,即便当时缺少伯乐,他这匹马还是没有完全浪费自己的才情。他活在这个世界上,或多或少,做出了正能量的贡献。看看我们的周遭,每一个能有这样作为的生命,都是能得到人们发自内心敬重的。

## 守望楼

### □秦莉萍

母亲推开木门,只听“吱——”的一声。蜷缩在稻草上的四只猫,睁着惊恐的眼睛盯住门口,迅疾,大黄猫一个跳跃蹦至窗口,欲逃走,却又立在窗口不离开,尾巴左摆右摇。它一会儿盯着小猫,又掉头警惕地盯着我和母亲,一声“喵——”后,忽然纵身一跃,从窗口消失。随即,三只小猫争先恐后散开,不一会儿,便躲进旮旯,不见踪影。

“妈,您吓着它们了。”母亲掩上木门,我说。

“这一窝猫把这屋当成它们家了。”母亲笑。她说很早以前就发现大黄猫下崽后,一直逗留在附近,没想到是躲在这个小屋。

“它们还会选地方呢。”我望着这个两层小楼。

小楼是水泥砖砌成,只有五六平方米,里外墙还能看见砖缝的痕迹,小楼很小,一楼堆放杂物,二楼居住,是父母在上世纪八十年代建好后,用来守橘园的。那时,每当橘子成熟季,橘子总时不时被偷,许多农户每年橘子的收入几乎是全家的生活来源。于是,有橘园的农户都搭一个简易棚,夜间守候。

初始,简易棚就是几根粗壮木料搭建,呈三角状,在顶端盖上厚薄膜或油布,底部离地面五六十厘米,铺上几块铺板当床,挂上一床蚊帐即可。后因风吹雨淋、日晒夜露,一段时间后,薄膜和油布开始破损,遇上夏季暴雨,根本无法在橘棚里守夜。父母便砌了这个小楼。刚建好的那一年,我常常缠着父亲或爷爷,要到小楼里守夜。每天晚饭后,我迫不及待走向小楼,沿着小楼边沿的台阶,小心翼翼拾级而上。其实,二楼也没有,就一张挂了蚊帐的铺板床而已。站在小楼的窗前,说是窗,实则就是一个长约五十厘米的空洞,可以目睹我家橘园的每个角落。夜间,站在小楼的窗口前,一棵棵橘树形如

黑影,看着有些害怕,但抬头仰望一望无际的暮色,点缀着满天繁星,有的还闪闪发光,偶尔,有萤火虫飞进小楼挑逗着,我总忍不住伸手去捉,蛐蛐也欢快地亮开了嗓子,适时的恐惧便一下子消失了。

夜幕降临,最喜欢的还是在小楼周边抓蜻蜓。抓蜻蜓的网兜是自制的,一根篾片,一截绳子,一根细棍,把一根篾片弯曲成椭圆形,在交接处捆扎结实,绑在一根一米多长的细木棍上,在墙旮旯里寻了蜘蛛网,用椭圆形篾片把蛛网粘上,抓捕蜻蜓的网兜就制成了。

网兜制作容易,可抓蜻蜓不容易,特别是那种红尾巴蜻蜓。每当夕阳西下,天边彩霞姿态万千,形状各异,映射着安静的村庄。小楼附近,母亲栽种的黄瓜、豇豆等一蓬蓬蔬菜上,早有蜻蜓立在支撑蔬菜的木棍顶端。十多根木棍顶端,许多蜻蜓低飞着,如同一个个迷你小飞机,盘旋在着陆点上空,寻找最佳位置着陆。此时,我双眼盯着木棍顶端,看见有蜻蜓落下,悄悄把网兜迅速横扫过去,运气好时,可以网住一两只黄褐色的蜻蜓,可那种红尾巴蜻蜓实在难捉,网兜离木棍顶端还有近十厘米时,它突然振翅飞走,独留我懊恼。

抓住的蜻蜓被我放在小楼的蚊帐里,据说可以吃夜蚊子,不知真假,反正放进蚊帐里的蜻蜓次日大多死了,若还活着,我打开蚊帐,撵出去放生,看着蜻蜓飞出蚊帐,沿着窗口振翅飞走,我的眼神追随着蜻蜓的身影,心想,它飞哪儿去呢?

前几日回家,母亲兴奋地给我描述:一次她在池塘边的菜地里摘辣椒,忽听池塘搅起一阵水声,她寻声望去,只见那只大黄猫左前爪正闪电般在池塘坎边逮了一条鱼,以迅雷不及掩耳之势叼起鱼,朝着小楼奔去。



## 我的英语启蒙老师——蒋兆一先生

1957年秋,我考入南通一中,分配在高一(3)班就读。当年的初中生没有外语课。只有高中生才学外语。那年高一新生共有4个班。一班和二班开设俄语课,三班和四班开设英语课。蒋兆一先生就是我们的英语老师——我的英语启蒙老师。

蒋老师当年二十七八岁,年轻英俊,身材魁梧。他毕业于四川大学英语系,发音标准,讲解清晰,备课充分,要求严格。我们上英语课,都不敢有半点懈怠。第一次小测验,我得了全班的最高分,使我一下子就喜欢上了英语,以至于高三选志愿时,我就填了英语专业。后来,我考上了南京大学外文系英语专业。

凡是上过蒋老师英语课的学生,都有一个共同的体会:进了大学,都觉得大学英语课特别轻松,因为他们在中学已经打下了扎实的基础。

1960年秋,我到南大报到后不久,因病休学一年。南大是教育部直属重点高校,本科学制为五年。我从1961年秋到1966年夏在南大就读期间,每年寒、暑假都会去看望蒋老师,向他汇报我在校学习的收获、体会。蒋老师每次都会聚精会神地倾听,虚心、平等地和我讨论英语学习中的各种问题,一点没有学术前辈居高临下的架势。我清楚记得,大学一年级的那年暑假,我去蒋老师那儿,和他讨论英语单词中有些辅音的发音问题。我说,在[s]后面的[p, t, k],发音时不再送气,如sport, study, sky等。他听得认真,问得很仔细。蒋老师这种平易近人、思想开放、虚怀若谷的态度,是吸引我和他继续交往的主要原因。

我本应在1966年夏天大学毕业,但史无前例的“文革”席卷全国。学生无法毕业,滞留学校一年半。后来,我去农场劳动锻炼两年,再重新分配到东台县,先后在该县的三所学校工作了三年。1973年5月,南大把我调回并派往英国学习一年多。1974年9月回国后,我在南大外文系英语教研室(现在的名称是:南大外语学院英语系)任教。在这一

### □吴克明

我学习蒋老师教书育人,在教学工作中,既对学生严格要求,又和学生以诚相待,和他们交朋友。我曾获得院、校、省、部各级颁发的优秀教学奖十余次。这些成绩都与蒋老师的教导和帮助密不可分的。

我记不清是从什么时候开始,每次我去拜访蒋老师,他的爱人蔡老师总是在我们聊天的时候,大展厨艺,做上一桌淮扬菜,留我们吃饭。我和爱人曾多次邀请他们到饭店聚餐,但都被他们婉拒。最近十几年,蒋老师夫妇年事已高,不再留我们在家吃饭,而是外出用餐。2014年夏,我女儿吴玲和外孙女薇薇从美国回来,我们一起去拜访蒋老师夫妇。晚上,他们邀请我们去附近的一家餐馆吃饭。席间,我女儿说去洗手间,实际上是去把账结了。等大家吃完离店时,蒋老师才发现我们已经付了款,用手指指我说:“你呀,你呀。”

我真希望以后还能有机会这样做,只是实际上这已不可能了。同年10月下旬,蒋老师不幸患脑中风住院。所幸的是,在他家人的精心安排下,在他夫人、二女儿蒋静文和女婿王亚明医生的细心照料下,已经在医院安详地度过了将近六个年头。

2019年10月,我回南通参加母校百年校庆。校庆结束后,我和同窗葛铭仁一同去医院看望蒋老师。他躺在病床上,面色尚好,我握住他那双温暖的大手,向他问好,并且告诉他在校庆纪念大会上,有好几个校友发言向他致谢、致敬。但他已经不能讲话,只能用铅笔在纸上写了一个“吴”字。最近听他二女儿蒋静文说,蒋老师已经用上了呼吸机,有时已经神志不清了。

如果从1957年秋蒋老师开始教我英语算起,我们交往至今,已经超过了半个甲子。六十多年来,我和蒋老师从最初的师生关系,逐渐演变为亦师亦友的关系,演变成为终身的朋友,从而让我获益匪浅。可惜本文所写,只是其中的沧海一粟。我唯一感到遗憾的是,我没能早一点在蒋老师患病之前写成此文。